

霞满龙湾

张建国



霞满龙湾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字数178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9 $\frac{5}{8}$ 插页2

197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7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10019·2372

定价0.59元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部反映知识青年在农村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的中篇小说。

作品描写了龙湾子大队貂场饲养员李丹，在党的领导和贫下中农的帮助下，坚持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，为革命养貂，坚决同错误路线和阶级敌人作斗争，完成了种貂翻番的任务，使副业起到了促进农、渔业发展的重要作用，从侧面反映了农业学大寨运动，展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欣欣向荣的美好图景。从而热情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。

作品题材新颖，故事较生动，较好地塑造了知识青年李丹、老贫农辛雨田、红小兵杨小亮等英雄形象，语言流畅，适合广大青少年阅读。

目 录

一	貂场的早晨	1
二	一道算术题	26
三	追鱼	56
四	月下谈心	79
五	两股道儿	96
六	海汊河边	116
七	砵硝从哪里来?	137
八	请战	163
九	“闷葫芦”巧遇	181
十	飞浪滩	195
十一	“206”吃仔	223
十二	追根求源	246
十三	警钟长鸣	256
十四	春风又吹进军号	237

一 貂场的早晨

小镰刀似的弯月芽儿，在西南的天空渐渐隐去容颜，火红的太阳就在东边的海涛中露出了笑脸。

明丽的早晨，霞光满天。

朝霞把一道道的金线线撒向天空，抛向大地，把天地间的万物一齐浸染，顿时变成红彤彤的一片。

金线线抛向大海，大海里百舸争流，万船扬帆。

金线线撒向大地，公社的田园里机声隆隆，银流潺潺。

杨梢儿柳梢儿回绿了，麦苗返青了。早播的六石准和小豌豆儿，正在土被里萌发，晃动着幼嫩的身躯，快要钻出地皮儿啦！

站在龙湾子村头，向南望去，有一个浪拍沙积的沙坨子，因为它前凹后凸两边高，村里人都管它叫簸箕坨。又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凉爽安静，所以龙湾子大队的水貂饲养场就设在这里。

整个貂场用一人来高的青砖墙，四四方方地围起来。

围墙内还有一道横墙隔开，北边是一溜儿平房。貂场办公室、饲养员宿舍、伙房、贮藏室和貂食加工间都在这一排。

貂食加工间的大高烟囱，是这里顶高的建筑物。它的顶端还安着一个三叉形的避雷针。烟囱柱上醒目地写着两行标语。一条是：“以粮为纲，全面发展”；一条是：“艰苦奋斗，勤俭办场”。

横墙南边，穿过一个小栅子门口，就是一排排的貂栋了，貂栋间栽着行行白杨树。

貂栋是用芦草做把儿搭起的人字棚，下面用水泥柱子支撑着。

貂栋里一溜儿摆开貂笼子，离地二尺多，高低大小都一样，一个挨着一个，排列成一字线。从一头儿望过去，就象是一个整个儿的长笼子。

这些水貂笼，前边是用铁丝编织成的长方形小方格子铁笼，是水貂的运动场。水貂们吃食、喝水、排便和运动都在这里。后边有一个小木箱子，叫做小室，是水貂们休息、睡觉、产仔、哺乳的场所。在这运动场和小室之间，有一个拳头大的小圆门儿，在龙湾子水貂场，大伙儿都管它叫“月亮门儿”。平时水貂们可以通过小月亮门儿，来来往往，出出进进。

这时候，朝霞的金线线，也撒满了貂栋，撒满了笼舍，撒满了加工间的大高烟筒，撒满了整个貂场。

活跃的水貂们，睡足了一夜好觉，正是欢腾的时刻。

你看吧：它们有的把小脑袋儿稍稍露出月亮门儿，用两只前爪儿梳洗着黑森森的胡须；有的嗤溜一下跃上铁笼顶，用前爪儿抓住铁丝笼网，拉长身子，垂直尾巴打着秋千；有

的走到小铁盒水罐前，喝着清水；有的跑到食盒前，舔着盒边，好象在要求快开早饭；还有的嬉闹追逐着那些从铁笼网上缓缓滚动下来的水珠儿。这些水珠儿，被它们跳动得震落下来，间或落在它们的小黑豆粒儿眼睛上，它们就警惕地摇动着小脑袋，摆出扑斗的架式……

它们尽情地嬉闹，惬意地玩耍，开始了一天的生活。

由于它们的欢乐，把整个貂场都带动起来了。

铁丝笼子里，唰唰唰，嚓嚓嚓……

铁丝笼子外，晨风徐吹，树枝微动，啾啾啾，沙沙沙……

欢闹的小家伙们，在等待它们的主人啦！

“嘎吱”一声，貂栋的小栅子门儿打开了，两个穿着蓝咔叽布工作服、头戴无沿儿白帽子的女饲养员，进来清扫貂栋卫生了。

水貂们听见栅子门儿响，都把一对小耳朵一支楞，嗤溜一下子钻进小室，然后又回转身子，小心翼翼地从小圆门内，偷偷地露出两撇黑胡须，一个尖鼻子，滚动着一对小黑豆眼睛，滴溜溜地向外窥探着，倾听着，辨别着外边的动静。没有真“情况”，它们就会再怯生生地钻出来，如有真“情况”，它们就在小室内藏起来了。

别看这些除了尾巴，身长只有一尺半，腰围还不如大人胳膊粗的小家伙们，它们的耳朵可“尖”啦，连主人的脚步声都能听得出来。

“唰——唰——”竹扫帚在扫粪土；

“噗——噗——”铁锹在重新铺上干沙子。

听着这外边的响动，水貂们知道是它们的主人来了，都纷纷地从小月亮门儿里钻出来，跃上铁丝笼网，晃动着脑袋，好象在点头打招呼，表达对主人辛勤劳动的敬佩和感谢！

小家伙们都知道，主人们搞完了卫生，就该给它们开早饭了，所以它们跳闹得更欢了！

两个饲养员愉快地做着清扫工作，嘴里还轻轻地哼着为革命养貂的歌子。待了一会儿，她们又议论起来。

“哎，刚才咱贴的决心书，还差何大叔一张！”一个姑娘说。

“就是。解决貂食问题，大家决心这么大，何大叔好象还在发愁呢！”

“可不是。雨田爷爷不在家，还来电话表示决心。是你代写的吧？秀娟！”

“是。我把丹姐的和雨田爷爷的都贴在顶前边显眼的地方了！”

“好！种貂翻番多做贡献，咱们就得有李丹和雨田爷爷那股劲头儿！”

“是呀，咱们可得好好学习呀！”

“嗯。咱们都是刚进场的嘛！”

两个姑娘一台戏。她们一句对一句，说得可热闹啦！

这时候，场长何之平来到了貂栋。他看两个姑娘已经干上了，自己也抄起一把扫帚，猫腰“唰——唰”地从貂栋这头儿往那头扫起来。

何之平是个中等个儿，估摸有四十多岁。精瘦的身架

儿，长方脸，黑眉毛，额头上有几道不太深的皱纹，鼻子下边和额下的黑胡子茬儿，显得格外分明。

他一下一下地挥动着扫帚，把笼舍下边的沙土、粪便扫成一堆儿又一堆儿。他一声不响，只是这么低头干着，脑子里在想着自己的心事。

龙湾子貂场今年乘“批修整风”运动的东风，以革命大批判开路，大批促大干，来了个“种貂翻番”，由去年的一百只种貂，增加到了二百只。生产上这样一个突破，何之平的精神准备是不足的。所以从去年年底到现在，他的思想老是在划着问号。

这会儿，他听着两个姑娘叽叽喳喳地议论着贴出了解决貂食问题的大字报，很想去看一看，因为他心里边也正是发愁这个事儿呢！

他刚直起腰来，两个姑娘正好扫到他跟前，一齐喊了他一句：“大叔！”

何之平“嗯”了一声，算是做了回答。两个姑娘一看，这位何大叔，气色不对，互相看了一眼。头前儿那个姑娘，知道何大叔平时就话少，今天又不对模样儿，觉得没啥可说的，打过招呼，到那边干活去了。

这个梳着两条小短辫儿，一笑两个酒窝儿的姑娘站下了。

“何大叔，丹姐让我告诉你一声儿，她起大早到海滩去了！”

“嗯。”何之平用鼻音回答了一句。但他仔细一想，又急

问：“她到海滩干啥去了？”

“踩蚰子！”姑娘慢慢地回答。

“踩蚰子干啥？”何之平又问。

“丹姐说是做试验！”姑娘又不紧不慢地说。

“嘿，我说秀娟哪！”何之平有点儿着急了，“说你话少你真话少。你就不会一口气儿把话说完，非得我挤牙膏哇！”

姑娘腼腆地笑了，脸上露出一对深深的酒窝儿。

这姑娘叫秦秀娟，今年十七岁了，是去年从唐山市到龙湾子大队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。她的父亲是煤矿设计院的工程师，母亲是矿上中学的教员。她初中毕业后，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，主动申请下乡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到农村干革命。去年在生产队劳动了半年，今年又被分配到貂场，当上了饲养员。

她积极向上，要求进步。就是性情懦弱一些，有点儿腼腆，心里想的事情也不善于用语言表达出来。

这时，她见何之平有点儿着急，很不理解地笑了。她心想：你着急干什么呢？等我慢慢说呀！

“哎呀，咱爷俩的属性差不多！都是蔫巴脾气。我看，你比我还赛！”何之平用眼睛紧盯着秦秀娟，等着她的下文。

“大叔，亏你是个场长。这还用问，搞喂貂试验呗！”秦秀娟低垂着眼皮儿说。

何之平听了，眼珠儿一转，低下头，转过身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嘿，真是个孩子啊！想得天花乱坠！”

秦秀娟见何之平是这个态度，是这么个结论，觉得很不可

对劲儿。她张了张嘴，想和他分辩几句，但她没有说出来，只是望着转过身去的何之平，忽闪了忽闪黑睫毛，猫腰又干起活来。

何之平走出貂栋门儿，来到院子里，用眼睛往四下一看，见大字报在东边墙上贴着，就快步走了过去。

大字报是刚刚贴上去的，从毛草纸背面，还微微透过来点点湿痕。那非常醒目的标题，是用双红纸写的。上边写着：“以阶级斗争为纲，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，大打种貂翻番仗。”下边是一张张的大字报，每张上面都写着“决心书”三个字。

前几天，大队党支部分书记杨春来貂场和饲养员们座谈种貂翻番，大多数人都似风吹烈火一般，纷纷表示了克服困难的决心。只有一个人没有当场表态，可是也没有谈出具体不同的意见。现在他再数数决心书的张数儿，除了他以外，都写了。就连一向按照他的意图办事的熊文荣也没有落场。

这时，他急着要看一看决心书上究竟增添了一些什么新内容，是不是还象座谈会上那样，一古脑儿光是表态，有没有货真价实的“实招子”呢？

何之平挑起眼皮儿，首先映入他的眼帘的是李丹的大字报。那上面刚劲有力地写着，以阶级斗争为纲，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运动，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做贡献的决心，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向往。那上面还写道，龙湾子大队要想为国家多做贡献，就得根治盐碱地，就得来个土地翻身；要想尽快地

彻底根治盐碱地，就得要加速实现农业的机械化；要搞机械化，就需依靠自力更生，把多种经营搞上去。养貂场应该在这一场改天换地的斗争中，做出较大的贡献！

何之平对于这样的道理，听得多了。他可是没有好好地琢磨过。只是一个心眼儿地想着如何解决貂食问题。他认为这是解决种貂翻番的关键，他最发愁的也是这个。所以他急着想看看大字报上提出什么具体措施，可那大字报上却只写道：“狠批修正主义，解放思想，破除迷信，发动群众，就地取材，貂食问题一定能解决！这也是政治建场的重要内容。”

何之平看到这儿，摇了摇头，不禁自语道：“小李丹哪，小李丹，你有美好的理想，好哇！好……可是，具体措施有多少呢？唉……”

他对李丹的决心书没有引起多大的兴致，倒觉得年轻姑娘的单纯可笑。他心里暗想：政治建场，政治建场说到家，还不是为的把生产搞上去！何之平这个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，曾经当过龙湾子大队的副队长。那时候，他只抓生产，不问政治，犯了一些错误。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了批判教育。后来大队安排他负责养貂场，刚开始他干得还不错。这几年来，因为工作上有了些成绩，他认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搞过去了，该狠狠抓抓生产了。用他的话说，“搞生产嘛，就应该实打实凿儿地干，不能喊口号儿！”所以，他看大字报，最关心的是有没有提出什么具体措施。

他还想要看一看老饲养员兼技术员的辛雨田是咋写的。刚才他听秦秀娟说，老人家在外场参观学习，还打电话找人代写大字报，他想可能会有具体内容。

可是辛雨田的决心书，较比李丹的差不许多。只是在后边还加了四句整齐的顺口溜：“种貂翻番夺高产，甩开膀子加油干，莫要总看老皇历，克服困难创条件！”

何之平看完了辛雨田的大字报，不觉倒吸一口冷气儿，他无心再看别人的了。在他想来，也都一定和李丹的差不多。

大字报对何之平来说，不但没有增加多少热度，倒添上了几分凉意。这并不是大家写的有什么毛病，而是在何之平的心窝儿里有一块“冰疙瘩”。

在何之平看来，龙湾子貂场过去只有四个人，干着这么一大摊子事情，就算很不简单了。经过几年摸索，使水貂生产进入稳产高产的阶段，群平均产仔达到了四至五只，这就满不赖了。貂场这些年来，对大队农渔各业的发展，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。养貂的收入，给大队治理了海汊河，渔业上添了机帆船，成绩也算不小了。如果保持住这个现状，不高不低，就算不错了。现在来个种貂翻番，突破了现有的生产数量，一旦发生了问题，就非同小可。水貂这东西，又娇又嫩又贵重，一张貂皮八十多元，弄不好，可不是闹着玩儿的，就会“倾家荡产”哪！

龙湾子大队虽然是个沿海队，有农有渔，饲养条件好一些，但要从现有的一百只拔个高儿，一下子发展到二百只，

可不是“吹糖人儿”！弄好了，大家都欢喜，弄不好，咋说呢！

何之平反复掂量，搞好的把握是不大的，是有风险的。谁还不愿意尽快地实现农业机械化呀！谁还不愿意从沙碱地上长出麦子和高粱，长出大米来！可是，这得“稳”着点儿来呀，不能一口吃个胖子，一锹挖个井。养貂比不得拿锄间苗儿，手上没准儿，杀个苗儿算不了啥，可是要是死了几只貂，就会给集体经济造成重大的损失！

自从种貂翻番以来，他的心情老是处在矛盾之中。起初他掰着手指头，掐摸出三个不够翻番的条件：一是貂栋不够；二是管理人员不够；三是饲料不够。

关于人员问题，大队党支部考虑到貂场生产发展的需要，虽然增加了两个人，但都是新手，还是不顶“个儿”，已经开春了，貂栋还没盖哪；更主要的，还是貂食不好办。

“完全喂干饲料吗？不中！”他摇了摇头，“不管说啥，水貂不吃东西也活不成吧！”

寡言少语的何之平，遇见了为难事，显得更加沉郁。他拖着沉重的脚步，走进办公室里去了。

东方的朝日，在缓缓地升起来。

清凉凉的晨风，在白杨枝梢儿轻声细语。

突然，由远而近，传来一阵天真可爱的童音。他们唱着《我是公社小社员》的歌子过来了。歌声一直响到貂场围墙外，才整齐地结束了。接着传来“一、二、一，一、二、一……”的号令声。

在清晨的旷野里，这口号声呼喊的结实有劲儿，节奏清

晰。听声调，显然是孩子味儿，但是瓮声瓮气的，就象大雾天里劈包米棒子的声音一般，又干脆又深沉。

不一会儿，听着一声“左转弯走！”这支十几个人的小队伍，进了貂场大门。

嘿！看这支队伍啊，真是叫人喜欢。只见他们年龄不相上下，都在十二三岁。个头儿有高有矮，模样儿各有特点，不管男孩和女孩，脸上都露着笑容，额头上都带着汗珠儿，朝霞的金线线撒在他们苹果般的脸蛋儿上，显得更加红润、可爱！看他们的装束打扮，更有意思，各色各样的小棉袄儿，袖子紧紧地往上卷着一层儿，黑的蓝的棉裤子，裤腿儿也向上撸起来，显得褶褶巴巴。他们每人都穿着一双黑高腰雨鞋，胳膊弯儿里都挎着一个白色柳条篮子，每个篮子里都鼓鼓登登地盛满青白色的蚰子。

一个男孩子在队伍外边，他个头儿不高，但很柱壮，圆盘大脸，黑里透红，剃个光葫芦头儿脑瓜子，显得虎虎实实。他没有挎柳条篮子，背上背着一个桑树条儿小筐，里边照样盛满鼓尖儿一筐青蚰子，那小筐子上的两股背带儿，在他的双肩上一边勒出一道深沟儿。这小家伙，还是照样把胸脯挺得老高老高，脚步迈得咚咚响。

他就是刚才喊口令的、龙湾子小学红小兵排长杨小亮。他今年十三岁了，在学校的五年级上学，是大队党支副书记杨春的儿子。这孩子平时不爱言语，肯动脑筋，有心数儿。除非不说话，说话就说在点儿上，因此大伙儿管他叫“闷葫芦”。庄里的孩子们都非常信他的话，都说：“闷葫芦

不出声，出声不放空。”意思是杨小亮说话，保管没错儿，所以大伙儿都服从他指挥。

“立定！放篮子！”杨小亮又喊出了一道口令。这道口令一下，只听“啪”地一声，十多个孩子的脚步，落在一个点子上；“嘎——咚”，十多个白柳条篮子一齐着地了。

“吴小玲，带一班去送蚰子！张小山带二班，和我一齐去接李丹姐！——都赶快行动！”小亮一溜儿飞快布置完任务，转身就走。

小个子张小山也急忙回身，拔脚就跑，谁知他一抬脚，把另一个小伙伴儿的篮子撞扣了，蚰子撒了出来。吴小玲一见“嘎嘎嘎”地笑着跑过去，对小山说：“你甭管，快去吧！我捡！”她一边捡着一边乐，没完没了，象小流水一般。

刚刚跑到门口儿的杨小亮，回头看看吴小玲，瓮声瓮气地喊：“喂，小玲！别笑了，快问问何大叔，蚰子放在哪儿？”

吴小玲抬头答应一声，吐吐舌尖儿，把笑声憋回去了。她收拾完了蚰子，就跑着跳着笑着喊着，冲向办公室。

“何大叔，何大叔，我们踩来这么多蚰子！快出来看哪！看看放在哪儿呀？”

这个小姑娘实在太爱笑了。你看她十三岁年纪，长了个细高个儿，白净净的瓜子形脸蛋儿，小嘴儿大眼睛，一口整齐的小白牙儿，嘴角儿上总是挂着笑模样，就连她那浓黑的眉毛间也隐藏着随时可以跳动起来的笑意。

她爱说爱乐爱蹦跹，在全村出了名。大伙儿都管她叫“嘎嘎乐”，真是贴切无比了。

她具有一般孩子的天真单纯的好奇劲儿，又有点儿要“尖儿”，也缺乏一点儿纪律性儿。

今天早起，红小兵在排长杨小亮的倡议下，一块儿和李丹姐姐去海滩踩蚰子，小玲把她那一班人，召集的又快又齐。

他们迎着潮尾出发，赶走到海滩，大潮就落尽了。宽宽的海滩上，光滑滑的一片。脚下是汪着水儿的沙滩，远看是海浪。天上是海鸥嘎嘎叫，地上是牛皮蟹子满地爬。大伙儿在一块儿干，可又不是整整齐齐地排着队踩。这样干活儿，对吴小玲来说，是再乐意也没有的了。她可以尽情地说呀，笑呀，唱呀，有时还抓住个拖着贝壳儿的小牛皮蟹，用手举着，“嘎嘎嘎”地笑着传给别人看。

蚰子装满了篮，大家回来了，一齐排上队。杨小亮喊着口令齐步走，吴小玲就象是一只伏在豆叶儿上振翅长鸣的蝈蝈儿，忽然听见了响声儿，戛然停止了。可是，当杨小亮让她起头儿唱起歌儿来，她的兴头儿就又来了。歌声一停，大家静静地迈着步子，她又觉得发闷了，好象嗓子里有条虫儿在爬，痒痒挠挠的，胳膊上的篮子也好象加重了分量，使劲儿往肉里压。她这时甚至抱怨起他们的排长来：“哼，谁象你个闷葫芦儿，把人都闷死了！”

进了场，队伍一解散，她这不又活跃起来了吗！

当杨小亮带着几个孩子跑出貂场门口的时候，只见从貂场南边的广阔海滩上，大步流星地走来一个年轻姑娘。她高高的身材，齐耳的短发，被迎面的晨风掠到耳后，双眼